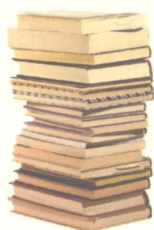


Reader

培文读本丛书

新方向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



[美] 大卫·达姆罗什 陈永国 尹 星 主编

New Directions

A Reader of Comparative and World Literatur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New Directions

A Reader of Comparative and World Literature

新方向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 / (美) 大卫·达姆罗什, 陈永国, 尹星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4

(培文读本丛书)

ISBN 978-7-301-17034-2

I. 新… II. ①达… ②陈… ③尹… III. 比较文学—文学研究—世界—文集
IV. 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0286 号

书 名: 新方向: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

著作责任者: [美] 大卫·达姆罗什 陈永国 尹 星 主编

丛 书 策 划: 高秀芹 于海冰

责 任 编 辑: 于海冰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17034-2/I·2213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9.5 印张 400 千字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21 世纪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学科于 19 世纪作为历史语言学的分支而出现, 20 世纪成为文学理论的交流中心, 而在 21 世纪的今天, 该学科正经历着一次重要的范式转换。经济、传媒和文化的全球化正在对学术生活和学术工作的许多方面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而最具戏剧性的影响则发生在比较文学领域。经过主要在北美和西欧的长期实践之后, 比较文学现已在全球数十个国家里拥有其追随者。以前的比较研究大多聚焦于少数“大师”的经典, 当代的比较研究则容纳任何地区、任何时代发表的任何文学作品。在重温现代文学以及以前各个时期的文学的同时, 比较文学既参与一个全新的世界, 也参与一个新的旧世界。

这些变化已经把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向新的参与者、新的物质机构和新的问题敞开, 对于一个比较学者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然而, 这门学科新近扩展的全球规模和潜在的广泛影响也带来了一些重大挑战和困惑。个体的比较学者怎样才能对如此广博和多样的领域获得某种全面的了解? 比较研究如何避免要么向模糊和肤浅的全球概观的膨胀, 要么内爆成无数微观的比较? 随着比较文学协会在数十个国家的建立, 接受许多不同民族体系的训练的人能够找到共同的研究基点吗? 今天的比较学者需要拥有哪些语言技能呢? 是鼓励个体独立从事全面的比较研究, 还是应该加强合作? 能否比过去更广泛地把译文用于学术研究, 还是认为使用译文会造成更大的语言丢失? 欧洲的文学理论能否用来阐释非西方的文本? 印度、中国和日本的传统美学理论能够代表亚洲和亚洲以外的文学吗? 如果比较研究不再是对少数大师的研究, 那么, 比较学者怎样才能以最好的方式协调他们所比较的传统之间的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威的失衡? 比较学者自己与所研究的各种外来文化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关系?

全世界的比较学者都在用新的方法探讨这些问题。今天，比较文学的创造性动机几乎每年都在论述比较研究的形态和方向的重要文献中得以表达，包括查尔斯·伯恩海默（Charles Bernheimer）为美国比较文学协会所作的报告，与回应一起以《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比较文学》为题发表（1995），包括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的《文字的世界共和国》（1999），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一个学科之死》（2003），苏源熙 2006 年的洛杉矶报告《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以及张隆溪的《意外的亲和性：跨文化阅读》（2007）。本读本收入 16 篇由国际知名比较文学学者撰写的论文，为比较学者应对目前所面临的挑战提供了宝贵的方法。读本收入来自中国、印度、中东、欧洲和美国学者的文章，探讨该学科的历史、跨文化比较中的问题、翻译的理论和时间以及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展示了比较文学的一幅新的全球图景。

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岁月里，比较文学的成员及其文学活动的圈子相对较小。1960 年，瑞士出生的比较文学学者、《比较文学和普通文学年鉴》的创始人沃纳·弗里德里希（Werner Friederich）指出，“世界文学”这个术语几乎很少用指整个世界：

这样一个专横的术语造成了一所好大学所不应容忍的肤浅和偏见，除此之外，使用这个术语也破坏了公共关系，冒犯了全球半数以上的人口。……有时，在那些轻率的时代里，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研究叫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文学——甚至这个称呼也是奢侈的，因为我们通常只涉及 15 个北大西洋公约国的四分之一国家。^[1]

几年后，日本比较学者平川祐弘（Sukehiro Hirakawa）在弗里德里希的杂志上撰文，用更加尖锐的军事—政治类比提出了相似的批判：

的确，像库提乌斯、奥尔巴赫和韦勒克这样的大学者都为了克服民族主义而写出了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但对于像我这样的外来人来说，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似乎表示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西方民族主义，如果我可以用这个字眼儿的话。在我们看来，这是欧洲人和美国人专用的一个俱乐部。这是一个大西欧共荣圈。^[2]

[1] Friederich, Werner. "On the Integrity of Our Planning." In Haskell Block, ed., *The Teaching of World Literatur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0), pp. 14–15.

[2] Hirakawa, Sukehiro. "Japanese Culture: Accommodation to Modern Times." *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 28 (1979), p. 47.

实际上,比较文学学科从来就不是欧洲中心的。梵语及其丰富的文学从 18 世纪末开始就为比较语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主要动力,而在整个 20 世纪,亚洲和西方的许多学者都在东西方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然而,这些研究通常只聚焦一些重要文学——“西方”大都局限于沃纳·弗里德里希所说的属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外加俄罗斯,而“东方”则很少超出印度、中国、日本,偶尔还有韩国。如周蕾所说:

如果我们简单地用印度、中国和日本代替英国、法国和德国,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在这些例子中,文学的概念严格地从属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民族的理解:“杰作”是与“杰出的”民族和“杰出的”文化相等同的。西方用印度、中国和日本代表亚洲,把不太杰出的文化……都抛在了一边——使之成为作为“他者”的“伟大”亚洲文明的被边缘化的“他者”。^[3]

甚至在亚洲本土,如平川祐弘在东京上学时所发现的,人们往往都把注意力直接放在占霸权地位的西欧文学上,或充其量放在本国与那些霸权国家的关系上。

这个学科的局限性也有一些真正的优势。能流利地讲三四种“主要”语言的比较学者感到有足够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知识处理大多数主题。只运用两种语言的话,比较学者能够侧重双边关系,如 19 世纪法国与德国的双边关系,或 20 世纪中国与苏联的双边关系。在这样的语境下,一个实证主义学者能够追溯作家之间、译者之间和其他媒介之间的直接关联。甚至在缺乏直接关联的情况下,如果比较研究局限于某个单一地区,所考虑的文学将由于他们对共同区域文化的参与而拥有一种内在的连贯性,无论这是西欧文化及其古代遗产,还是中国、韩国和日本的相互交织的文学。所分析的作品往往都是相互对话的,分享共同的艺术技巧、文学参照和文化前提。今天,语言和文化的挑战要远比上述这些大得多,哪怕是某一单一地区的研究。以前,研究浪漫主义的学者只要能够研究英语、法语和德语文本就足够了,现在,对浪漫主义运动的全面研究应该包括波兰语、俄语、希腊语、匈牙利语、土耳其语、孟加拉语和巴西葡萄牙语等语言写的诗歌。小说或后现代主义的普及等全球问题涉及数十种语言、在数十个国家写成的作品,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传统以及在全球运动的独特关系。

[3] Chow, Rey. “In the Nam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arles Bernheimer,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Baltimore 1995, p. 109.

20 世纪文学理论的兴起为处理众多主要素材提供了工具。你可以寻找一般的结构形式，识别跨文化的普遍因素，或至少一系列可控制的对比和变体，如诺斯罗普·弗莱在《批评的解剖》（1957）中识别出来的四重“神话”。隐喻和换喻等修辞手段可以在许多国家的文本中识别出来，文类理论（genre theory）能够探讨世界范围内的史诗或戏剧，而马克思主义或弗洛伊德主义的社会和心理动力学在各类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窥见出来。然而，最近几十年中文学理论的细化已经减少了理论跨越时间、空间和文化界限的应用性。理论分析越是复杂，文化差异就会越加明显地突出出来。尤其在处理非西方的素材时，欧洲的理论术语是否具有优越地位还不十分清楚，而今天的文学理论家必须警惕，不要再次造成文化—政治霸权的失衡。

如果作品看似不可比较的话，那么对不同文化的深刻了解就能提出比较的问题。我们今天研究的作品往往来自各相迥异的社会，他们拥有非常不同的历史、文化参照系统和诗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专家能够经过多年的辛勤劳动熟悉每一首唐代短诗的深厚根基，但却很难就非常不同的文学遗产和美学前提将其与一首梵语诗或法语诗进行细腻的比较。文学理论可以提供共用的分析术语，但是，甚至最细心地根据西方批评理论阅读外国作品的学术努力也有犯大错误的可能。A. 欧文·阿尔德里奇（A. Owen Aldridge）是 20 世纪中期一位重要的东西方比较研究学者，他说，“很难举出把批评体系实际应用于比较语境的明显成功的例子。各种理论相互抵消。”^[4] 印度学者 D. 普勒姆帕蒂（D. Prempati）几年前就尖锐地讽刺说：“我不知道最近这些年来西方理论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有什么用处。”^[5] 文学理论依然是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工具，但理论本身需要在今天的全球语境中更新。

21 世纪的比较研究学者显然需要思考很多问题，本读本收入的文章旨在帮助读者面对学科的重大挑战，抓住这些挑战提供的众多机会。读本第一编“学科谱系”中的四篇文章粗线条地回顾了比较文学的历史和概要。第一篇选文是苏源熙在 2006 年美国比较文学协会年会上所作的报告，对该领域进行了卓越而广博的探讨，以《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为题发表。苏源熙精通中国和欧洲文学，回顾了比较文学学

[4] Aldridge, A. Owen. *The Reemergence of World Literature: A Study of Asia and the West*.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3.

[5] Prempati, D. “Wh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India?” In R. K. Dhawan,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ew Delhi: Bahri, 1987, pp. 53–65.

科史,以及文学理论研究的成功普及带来的各种挑战,他提出对“文学性”的一种新的理解可以成为跨文化比较的基础。在第二篇选文中,大卫·达姆罗什讨论了 19 世纪两位典型的比较学者:雨果·梅尔兹(Hugo Meltzl)和哈钦森·麦考利·波斯奈特(Hutcheson Macaulay Posnett)。梅尔兹是匈牙利人,波斯奈特是爱尔兰人,他们都不是来自“欧洲大国”,但都完全具有全球眼光。他们试图就全球研究的问题得出不同的结论,梅尔兹提倡世界性合作(他的杂志采用十种官方语言);波斯奈特大量利用翻译,试图阐明文学演进的社会基础。他们的开创性研究值得仔细阅读,因为我们正致力于恢复他们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已经拥有的全球视野。

第一编的前两篇文章从宏观角度讨论了比较文学学科,后两篇则聚焦于今天比较文学得以最广泛实践的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娜塔莉·梅拉斯(Natalie Melas)探讨了 19 世纪美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以及该学科在 20 世纪文学理论和后殖民理论的影响下经历的改造。她要回答的问题是在各不相同的文化之间进行比较的有效基础是什么——在以旧的殖民关系和持续的新殖民压力为标志的世界上,这既是一个伦理问题,又是一个知性问题。在下一篇文章中,周小仪和童庆生对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进行了详尽的梳理,认为比较研究始终被用作回应现代性的策略——但并非用得明智。

第二编“跨文化比较”的四篇选文试图寻找在不同文化间进行比较的充分理由,探讨了文学思潮以及社会和政治差异,既考虑到所论的素材又考虑到观察者的立场。在《比较的世界主义》中,布鲁斯·罗宾斯(Bruce Robbins)讨论了世界主义话语的政治性,该文往往受到左翼的批判,被认为是掩盖了当下权力失衡的一种自由人文主义,隐含地推崇非西方文化,甚至认为非西方文化参与了西方世界主义的价值观。罗宾斯认为,对比之下,世界主义本身的各种表现和在不同时代和地点的用法也需要比较的研究。如果理解正确,世界主义也能为真正的文化间对话提供基础。

下一篇文章讨论的是聚焦于日本和西方的跨文化比较的种种问题。在《尼罗河畔的讽喻与跨文化文学比较的其他危险》中,厄尔·米纳(Earl Miner)集中论述了两部看上去平行的著作的不可比性,即松尾芭蕉(Matsuo Bashō)的《奥州小路》与詹姆斯·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和塞缪尔·约翰逊到英伦北部赫布里底群岛的旅行日记。这两部作品发表于同一个时代,都描写作者到各自所在群岛遥远的北部旅游的情形,但他们在对待时间的态度上和为地方和人的命名上却存有根本的差异。米纳认为我们虽然出于健康的目的进行跨文化领域的比较,但必须从学科上考虑到

寻找充分的比较理由的实际困难。

下两篇文章以创造性的方式找到了这些理由。在《两面神既来则安：面对他者编纂文学史》中，韦布克·德尼克（Wiebke Denecke）对两种文学—历史关系进行了双重比较：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文学—历史和罗马与希腊之间的文学—历史。她探讨了日本或罗马这两种晚期文化如何根据先前的、目前仍在继续的“参照文化”，即中国或希腊的历史，来书写其文学史的；她认为以文化为基础的双重比较将产生任何单一的二元比较所无法获得的结果。在《跨太平洋生态学：梵语中的山狗和汉语中的猴子》，魏模和（Wai Chee Dimock）把许多北美土著故事中的精灵与《罗摩衍那》和吴承恩的《西游记》中的神猴（Hanuman）进行了比较，结尾时提到北美土著作家杰拉尔德·卫泽诺（Gerald Vizenor）对神猴故事作的一种现代跨洋翻译。魏模和认为这种比较能帮助我们有关人与动物关系的文化原型中解脱出来，在生态研究方法上产生伦理效果。

读本的第三编集中论述翻译这个重要问题。首先是伊塔玛·埃文—佐哈（Itamar Even-Zohar）的开创性文章《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把翻译置于伊曼努尔·沃伦斯坦等学者所称的“世界体系”之内。埃文—佐哈的文学多元体系论假定文学作为一个体系发生作用，其高级和低级、经典和非经典的作品经常相互充实、相互影响。对埃文—佐哈来说，翻译的文学在普通的文学多元体系内部有其自己的体系，通过外语意义的归化而在目标语文化中成为核心或依然处于边缘位置。他的文章在把翻译研究从纯语言关怀转向广义的文化研究方面发生了巨大影响。

下一篇选文阿米亚·德夫（Amiya Dev）的《走向比较印度文学》把印度看做一个独立的多元体系，其22种文学语言经常发生相互影响，并与周边地区的语言以及与自身的多语言背景的关系为标志。如德夫所说，“除了实际的相互关系外，我们还加上了不断的相互认识，产生于文化纽带和历史联系的一种真正的‘意识交流’，……作为另外一个孟加拉人的孟加拉人，作为另外一个旁遮普人的旁遮普人，作为另外一个泰米尔人的泰米尔人。”

接下来是两篇纲领性的关于翻译的地缘政治和文学重要性的文章。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的《翻译、共同体、乌托邦》用颇具启示性的例子表明译者为本国可读性群体重设外国作品，理想的不是重新强化本国的标准或偏见，而是培育一个新的更具有世界性的共同体。接着，艾米丽·阿普特（Emily Apter）在2006年出版的《翻译地带》一书的结论“一种新的比较文学”中提出一种以文学翻译和

跨文化运动、而不是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范畴的新的比较文学。

第四编也是最后一编收入了四篇关于全球化对文学影响的最新研究。帕斯卡尔·卡萨诺瓦 (Pascale Casanova) 的《文学、民族、政治》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影响的观点,认为文学是通过一个竞争和循环的能动过程得以创造的;边缘地区的作家都来到全球的文学中心寻求发表和承认。得到这个中心的承认能提高他们在国内的地位,即便在这些“中心文化”已经越来越依赖这些边缘作家而获得文学创造性和创新之时亦如此。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密切注意到旧殖民霸权与前殖民地之间持续的权力失衡,在《跨越边界》一文中提出了学科重组的观点,在这种重组中,比较文学将与区域研究联手,帮助区域研究走出关于冷战时期权力政治的僵化研究,而从事一项新的进步的文学研究,同时利用其资源帮助培训比较学者,以期从事世界语言和文化的深度研究。

最后两篇文章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世界文学的广阔领域。在《进化、世界体系、世界文学》中,弗兰哥·莫莱蒂 (Franco Moretti) 探讨了小说从进化论和世界体系论的双重视觉向全球视域的扩张。与卡萨诺瓦并非不同的是,他认为世界的文学文化构成了“一个并不平衡的”体系;但他没有论述边缘与文化中心的关系问题,而检验了一种文学形式是如何以近乎于达尔文主义的传播和适应过程移入不同的文化生态体系的。在《国际经典中的焦点转换》一文中,马兹·罗森达尔·汤姆森 (Mads Rosendahl Thomsen) 吸取了卡萨诺瓦和莫莱蒂的主要观点,勾勒出一幅多样化的文化市场的图景,提出建立文学生产和接受的一系列变化的时间和地缘中心。

总起来看,本读本的这些文章为当下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应对挑战的方法。如一些作者所认为的,文学立足于地方与全球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中,而这个读本本身也是以缘起和读者为焦点的。作为美国学者和中国学者合作的结果,本读本的一个特殊目的就是在近年来卓然兴起的比较文学领域中增进中美两国的对话。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和美国开设的比较文学项目和课程是最多的。北京和上海近年来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吸引了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比较学者,2009 年美国比较文学协会年会共有来自 50 多个国家的两千多名与会者,是历史上最高参会人数的两倍。中美两国学者有许多相互学习的地方;然而(除了一些有影响的文学理论家的著作外),美国比较学者的近著还几乎没有译成中文。反过来,美国学者对中国比较

文学的现状也不甚了解。本读本为中国学生和学者呈现了当下美国和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编者希望本读本将促进中西文化间的学术对话，期待读者能在字里行间发现将在自己的研究中予以探索的众多路径。

大卫·达姆罗什

(陈永国 / 译)

目 录

前 言 21 世纪的比较文学	(大卫·达姆罗什) 3
一 学科谱系	1
噩梦醒来缝精尸：论文化基因、蜂巢和自私的因子	(苏源熙) 3
一个学科的再生：比较文学的全球起源	(大卫·达姆罗什) 40
比较的理由	(娜塔莉·梅拉斯) 52
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及其意识形态功能	(周小仪 童庆生) 82
二 跨文化比较	99
比较的世界主义	(布鲁斯·罗宾斯) 101
尼罗河畔的讽喻和跨文化文学比较的其他危险	(厄尔·米纳) 117
两面神既来则安：面对他者编纂文学史	(韦布克·德尼克) 128
跨太平洋生态学：梵语中的山狗和汉语中的猴子	(魏璞和) 137
三 翻 译	169
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	(伊塔玛·埃文-佐哈) 171
走向比较印度文学	(阿米亚·德夫) 177
翻译、共同体、乌托邦	(劳伦斯·韦努蒂) 187
一种新的比较文学	(艾米丽·阿普特) 206
四 全球化	215
文学、民族与政治	(帕斯卡尔·卡萨诺瓦) 217
跨越边界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 226
进化、世界体系、世界文学	(弗兰哥·莫莱蒂) 242
国际经典中的焦点转换	(马兹·罗森达尔·汤姆森) 250
译者的忧郁：谁想当背叛者？	(陈永国) 279
哈佛大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大卫·达姆罗什教授访谈	295

Contents

Introduction: From the Old World to the Whole World	(David Damrosch) 3
1 Disciplinary Genealogies	1
Exquisite Cadav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htmares: of Memes, Hives and Selfish Genes	(Haun Saussy, 2006) 3
Rebirth of a Discipline: The Glob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David Damrosch, 2006) 40
Grounds for Comparison	(Natalie Melas, 2005) 52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Zhou Xiaoyi and Q. S. Tong, 2000) 82
2 Comparison across Cultures	99
Comparative Cosmopolitanisms	(Bruce Robbins, 1992) 101
An Allegory on the Banks of the Nile and Other Hazards of Intercultural Literary Comparison	(Earl Miner, 1996) 117
Janus Came and Never Left: 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in the Face of the Other	(Wiebke Denecke, 2006) 128
Ecology across the Pacific: Coyote in Sanskrit, Monkey in Chinese	(Wai Chee Dimock, 2006) 137
3 Translation	169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Itamar Even-Zohar, 1982) 171
Towards Comparative Indian Literature	(Amiya Dev, 1989) 177
Translation, Community, Utopia	(Lawrence Venuti, 2000) 187
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ily Apter, 2006) 206
4 Globalization	215
Literature, Nation, Politics	(Pascale Casanova, 1999) 217
Crossing Borders	(Gayatri Spivak, 2003) 226
Evolution, World-systems, <i>Weltliteratur</i>	(Franco Moretti, 2006) 242
Shifting Focal Poi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Canons	(Mads Rosendahl Thomsen, 2008) 250
 The Melancholy of the Translator: Who Wants to Be a Traitor?	(Chen Yongguo, 2010) 279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David Damrosch	(2010) 295

一 | 学科谱系

- ◇ 噩梦醒来缝精尸：论文化基因、蜂巢和自私的因子
- ◇ 一个学科的再生：比较文学的全球起源
- ◇ 比较的理由
- ◇ 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及其意识形态功能

噩梦醒来缝精尸： 论文化基因、蜂巢和自私的因子

◇ 苏源熙

苏源熙 (Haun Saussy) 2004 年从斯坦福大学转至耶鲁大学，任比较文学教授。他在东西方比较研究领域是公认的一流学者，著有《中国美学问题》(1993)、《话语长城与文化中国历险记》(2001)；《噩梦醒来缝精尸：论文化基因、蜂巢和自私的因子》是苏源熙为《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2006)撰写的前言，也即由他出任主席的美国比较文学协会的报告，讨论了比较文学的学科现状。

比较文学的胜利

是的——我是——那个——
拥——有其他民——族幻——想的人，
忍受他们自身应该忍受的痛苦——

——托马斯·品钦，《万有引力之虹》

在某种意义上，比较文学已经打赢了那些战役。美国大学对它的接受从未这样好。标志我们学科特点的前提和章程现在已是日常的课程、出版、雇佣和咖啡馆里的谈话。用“外语”写作的作者和批评家们现在都在英语系学习（可以说这嘲讽般地令人惊奇）！文学和文化的“跨国”维度得到了普遍承认，甚至在不久前还怀疑比较学者浅薄的专家们也承认了这个维度。“跨学科性”已经成为申请资助和晋职表格中创造奇迹的关键词。“理论”已不再是特殊身份的徽章或丑名的标记；每

个人都做点理论，不过多少不等而已。比较教学和阅读在不断加长的地址名单上采取了系所和课程的制度形式，这些系所和课程也许标有或不标有比较文学的标签（它们也许被设置为人文课程，跨学科课程，跨系委员会，或合作研究小组）。争论结束了。比较文学不仅是合法的：今非昔比，我们的学科已经是为管弦乐队定音的第一把小提琴。我们的结论成了他人的研究前提。

但这场胜仗并未给这门学科带来实质性的回报。比较学者在其自选的狭小的职业实验室里精心制作、论证和宣扬的东西已经进入了外部世界，征服了并不特殊忠实于比较文学制度实体的人们。这既是令人满足的理由，也是造成某种烦躁的失望的原因。现在，我们都是比较学者了——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只是我们之间的公分母很小。几乎没有人自认为自己基本上是比较学者；偶然或一时冲动当上比较学者的人将不会放弃平时的专长。我们这个社会网络的成员的资格标准——尤其是大多数比较文学课程仍然要求的对三门以上外语的精通——并不适用于那些应用我们学科首创的思想的人。每当英语系或历史系的学者引用奥尔巴赫、德·曼、赛义德、德里达或斯皮瓦克的时候，他们也似乎不给比较文学系纳税。比较文学的思想无处不有，但这绝不表示那个学科拥有一个规模庞大、有权有势的系；事实上，人们可以用此来反驳建立比较文学系的必要性。大多数大学里的比较文学课程都资金微薄，是由委员会代表、跨学科交叉课程、零碎工作和自愿服务拼凑起来的。我们思考、写作和教学的方法已经像福音一样到处传扬，但追随者却没有构成一个帝国（且不论我们那些处于困境的语言文学系的朋友们可能会说些什么）。

我们可能会由于把我们集体思想发生影响的成果带回家中而得到原谅。关于转基因庄稼的一个梦魇般的纲要使已经为贫穷而苦恼的农民每年花大笔钱购买特殊的种子，这是开发转基因庄稼的公司的专利；另一个梦魇般的纲要使转基因通过植物花粉逃向大千世界，改变了野生和栽培植物的构造。适于我们自身处境的当然是第二个隐喻。从比较文学家族成功繁殖的各种特性并未伴随着认同和控制的机制（用牛仔和市场专家共用的一个术语说就是“打烙印”）。我们是普遍和无名的捐赠者——用伦理学术语说就是扮演了一个光荣角色，但是，在逐渐削减的大学人文学科领域中，这却是我们每天经历的资源、荣誉和制度合法性之大杂烩中的一个危险角色。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无名？我们的学科怎样才能得到应得的承认？

——对不起，我得打断你的讲话。这种讨论是不是应该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内进行，仿佛赢得系主任和预算官员的支持就是衡量成功的标准吗？你是否担任